

在水底下工作的人们

〔苏联〕卡·卓洛托夫斯基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联〕卡·卓洛托夫斯基

在水底下工作的人们

宗 垠 译



約·哈列蓋維奇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苏联潜水員們在河、海、水庫、石油庫等地区頑强工作的眞实事迹:有的冒了生命危險进入水雷地区,有的鑽到沉船下面挖掘隧道,有的爬进石油庫里修补漏洞,有的在激流中采伐水下森林等等。其中对海鷹号事件的敘述更为詳細。他們的英勇、机智、爱国热情是值得大家学习的,而他們的潜水特殊技术也可以丰富讀者的科学常識。

К. Золотовский

ПОДВОДНЫЕ МАСТЕРА

Детгиз 1954

在水底下工作的人們

卡·卓洛托夫斯基著
宗 垠譯 柳朝堅校
約·哈列蓋維奇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

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譯0213 (初中)

开本787×1092 1/28 印張5 3/14 字數99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6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价(3)0.30元

前 言

1

潜水員做些什么事情呢？

您以为潜水員是和章魚厮杀，或是在大洋里采取珍珠和珊瑚，或是捞起脚上系了炮弹的死船長吧？

关于这种潜水員的故事，我在十岁或十一岁时也讀过的。

我到現在还記得：一只沉沒的船的情景，船室中間有一張桌子，桌子旁边有些穿海軍軍官制服的骨路，其中有一个的牙齿間还噙着烟斗。桌子上方有些小魚正在游泳，而在門口却站着一个活的潜水員，他双手抱住銅盔，大概因为他有生以来从未見過死人吸烟而在惊讶。

可是我現在所知道的潜水情形，不是从故事里来的。因为我自己曾經当过深水潜水員。

2

潜水員到底做些什么事呢？

在我們的打撈船上，挂着一种特别的地图。在这地图上面用顏色小点子标志着沉沒在黑海、亞速海、里海和白海里的船只。

潜水員們把地圖上的許多点子抹去了——這就是說，把許多沉船打撈起來了。

有些船是整個撈上來的，經過修理後，又在海上航行了。有些船是先取出貴重的物件，再把船身拆成碎塊，送到工廠去熔煉。

成千噸的黑色金屬和成百噸的有色金屬被海水所淹沒，可是又被潜水員們撈起來供給我們工業方面的需要。

在建設大水電站時，潜水員們挖掘基坑，並且加固水閘和堤壩的水下基礎。

在第聶伯河建設工程中，曾經用一個大鉄壩橫攔在河上。可是第聶伯河把它沖倒了。要想把這大鉄壩扶起來，可是任何種起重機都不能扶起它。所以決定用水底氣切法把大鉄壩切成小塊。這個工作是由潜水員們擔任的。

裝氫和氧的罐子運到了河岸。罐子上裝了細管子。管子頭上裝了噴火器。潜水組長把燃着的火柴放在噴火器的嘴子上，氣體就砰的一聲燃着了，噴火器里噴出火焰。潜水員就拿着這種火焰進到水里去。

鉄壩就在河底。潜水員把噴火器的火焰對着鉄壩割下去，就好像金剛石割玻璃一樣。火焰到哪儿，那兒的鉄就被割開。

在水里使用氣切法是危險的。潜水員西林科和基道夫下降到第聶伯河河底。水很渾濁，而且流得很急。一棵大樹的主根溜過來，撞在潜水員們的身上，把他們撞倒了。基道夫在跌倒時，趕緊關上噴火器的開關，而西林科沒有關上。他手里的噴火器滑掉了，火焰在他身上燒出了一個窟窿。當他們倆被拉到船上時，西林科死了，而基道夫失去了知覺。

在偉大的卫国战争年代里，法西斯匪帮破坏了第聶伯水电站；同时堤壩的重要部分也遭到了破坏。苏联全国人民都起来恢复他們心爱的建設。潜水員們也来到了工地上。

在第聶伯河冰冷的水里，他們清理了河底里碎裂的混凝土块和破爛的鋼鐵器物，冒着被急流卷入隙縫的危險，一步一步地檢查堤壩。

他們放下了几百个裝滿洋灰的麻袋，来堵塞堤壩下部的大窟窿。

3

凡是地图上藍点所标志的海，和藍綫所标志的河或运河，都是潜水員們工作的水下車間。

潜水員們也是石工，鉄工，鉗工，掘土工人，气切工人，电焊工人，爆破工人，混凝土工人或勘查工人。

潜水員們也参加了我們这个时代的大規模建設——建筑伏尔加—頓河間的列宁运河，建筑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和卡霍夫等地的水电站。

潜水員們在許多河、湖和水庫的底下敷設了巨大的薩拉托夫—莫斯科和哥赫特拉·雅尔維—列宁格勒煤气輸送管。

陆地工人在地面上所做的工作，在水里就得由潜水員們来做。

例如建筑碼頭。木匠建筑上部，我們潜水員們建筑下部。

船在港里，由碼頭工人来卸貨。但是有些船尚未进港却沉沒了，就得由我們潜水員来卸貨了。

我还記得海燕号卸貨的情形。它是一只远洋大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只船裝了我們向英国採購的很多貴重貨物，从英国运出来。

海燕号繞道北冰洋，就在那里触礁沉沒了。

那地方的海底不平，是傾斜的。海燕号船头沉沒的深度34公尺，船尾沉沒的深度56公尺。

所有的貨物仍旧留在船仓里：飞机、汽車、机器、步枪、彈藥、仪器、生橡膠、綫、軍服和蠟。

停在牟尔曼斯克的打撈船接到命令去打撈这些貨物。

那时潜水員們可真干得起勁啊！晝夜不停。很多吨的貨物——机器和彈藥箱——必須先結好吊索，然后再吊起来。卷揚机沉重地响着，从水底仓库里卸貨。

輕的生橡膠箱和蠟箱自己会浮到水面上。

潜水員一撥动仓里的蠟箱，蠟箱一跳起来就頂着了上面的甲板。随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这时潜水員在潜水衣里多积聚一些空气，升高一点，把箱子赶到敞开着的仓口，箱子就一个跟一个地跳出仓口来，浮到水面上——不过船上的人得赶紧把它們撈起来。

潜水員——水里的搬运工人——就是这样工作的。

他們也是水里的电气工人。

在河或者湖的底上有綿長的电纜是誰敷設的呢？是潜水員們。

他們也是水道工人。

石工和混凝土工人在岸上建筑水塔，潜水員們就在河底敷設水管，把水送到塔里。

無論是工厂的井堵塞了，或是水塔的濾水器坏了，——找誰呢？找潜水員們。

是誰去清理河底或者水庫底的呢？是誰去采集珍奇的海產動物和植物的？是誰去堵塞石油庫的隙縫的？也是我們潛水員們。

4

· 陸地工人能代替潛水工人嗎？

不能。他們連潛水“工作服”也不會穿。他們也不會在水底行走。

穿潛水衣和在水底行走二件事，我們在潛水學校里學習了很久。

在戰爭時，潛水員們也有很多工作：在水雷區或者有障礙物的地方工作，在海里搜索魚雷，檢查船隻水下部分的情況和修補漏洞。

在戰時也和平時一樣，我們和所有的工人共同勞動。他們在陸地上或者在水面上工作，而我們是在水下工作。

目 录

前言.....	II
第一次下水.....	1
亞速紀念号.....	5
活套.....	7
薩特闊号.....	12
在“死亡球”旁边.....	15
在魚雷艇下面.....	18
在契列明尼茨克.....	24
“沙沙响”.....	29
瘋狂的鯊魚.....	33
古老的身份証.....	44
潛水員詹勃科夫.....	63
拉贊船長.....	69
不平凡的湖.....	108
“咖啡壺”.....	117
水下森林.....	126
專名解釋.....	136



第一次下水

我們的打撈船到了，停在海港中間。這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下水。
需要找到魚雷艇上斷掉的鐵錨。

水深六公尺。

我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可是表面上沒有流露出來。雷姆科夫教師知道這種情形，他說：

“記住潛水員的一條守則：‘不要拉錯信號！’”

“伐芝哥，你穿衣服！潛水衣！”

“是！”

“信号繩!”

“是!”

“肩枷,压鉛!”

“是!”

“潜水員,穿潜水鞋!”

“是!”

“潜水員,向右走到舷梯!”

“是!”

伐芝哥在甲板上轟隆隆地走过去。他現在的重量有一百多公斤。

“打气机边去兩個人! 搖!”雷姆科夫发口令。

“是,搖!”

“戴潜水盔!”

“是!”

他們把螺釘穿在銅盔上,再用螺釘帽擰住。

“空气流通嗎?”有人問。

“流通,”伐芝哥湊着圓的觀察窗說。人們把玻璃擰到觀察窗上。用手掌在盔上一拍,这就是說,到魚儿那里去吧!

伐芝哥沿着梯級走下去。搖搖他的銅盔就下水了。

兩分鐘以后,他拉信号繩報告,“到海底了。覺得很好。”

大約过了五分鐘。大家等着。有些气泡冒上水面,隨即破裂了。海水忽然翻騰起来……

水里冒出兩只脚来。我們大家都惊叫了一声。

我們一拉信号繩——脚不見了,头鑽出来了。

“好極啦，”我們喊着說，“好極啦，伐芝哥！”

他抓住了舷梯，往打撈船上爬。

我們擰開他的觀察窗。

“打氣機，停止！”

“是！”

“怎麼樣？”我們問。

“倒沒有什麼，”他說，“我腳站在海底，四面看看，想要走過去。剛走了兩步，覺得不順利。我以為是石頭絆腳。就彎下腰去看看，我潛水衣內的空氣都到兩條腿里去了，一下子人就倒立起來，就這樣腳朝上浮起來了。”

“你按空氣閥沒有？”

“在海底我把空氣閥忘記了。”

“所以來了個倒栽蔥，”雷姆科夫說，“你知道，我們這兒有一句話：要當一個潛水員，就得在海底行走……卓洛托夫斯基！”

“有！”

輪到我了。我穿上潛水衣。穿上潛水鞋。他們替我佩上壓鉛，再挂上一把刀，然后把盔上的螺釘擰緊。盔里嗞嗞地響起來了。

我變重了。我那十六七公斤重的潛水鞋的鉛底在鐵梯上轟隆隆地響，我下水了。舷梯走完以後，我慢慢地向海底下降。我越下降越輕了。我從觀察窗里向上一望，只見橡皮空氣管和信號繩象兩條蛇蜿蜒着。舷梯腳懸挂在上。橙紅色的船底正在我的頭頂上面。水頂微微起着漣漪，好象擦壞的不很透明的玻璃。

過了片刻，我又向上一望，什麼都看不見了。向下一看，那里是鳥

黑的一片。大概是海底。忽然我的耳朵里啪啪兩下，咝一声响，挨了一刺。脚碰到了东西啦。海底！

我从观察窗里看出去。周圍的光綫白蒙蒙的，很是黯淡。非常寂靜。我看見前面有条小魚。魚向我游来，停住了，向我看看，微微搖动小紅鰭。我走了一步，小魚的影子在我头上一閃就不見了。

需要找到鉄錨。我就照他們教我的那样走。一边用头按空气閥的鈕，一边前进。我又停下来察看海底。断掉的鉄鏈，煤渣，黃沙，黃沙里翹出一棵沉沒的树，树上粘滿葡萄干一般的小貝壳。我再前进，右肩向前，这样就比較容易把水分开。我的兩脚开始在泥里陷到兩膝那样深。穿着这样大的靴，一只脚拔出来，另一只脚就又陷下去了。好象踏在生面团里一样。我恨得吐了一口口水。可是口水粘在鼻子前面的玻璃上了。原来如此！我感到懊喪，想要搔搔我的后腦壳……怎么啦？我感不到手指头在后腦壳上。我才明白搔的是銅盔。

我从此不再搔后腦壳，也不再吐口水了。

我很困难地在海底走动，同时从玻璃里望出去。泥里露出鉄錨的爪子来了。哈哈，这就是鉄錨呀！

我很高兴，第一次到海底，馬上就找着了。我把身子弯到鉄錨上面，心想怎样綁它才好。我的头无意中一直接空气閥上。最后空气噗咯噗咯跑出去了。我把头避开空气閥，并且拿起信号繩——拉，拉，拉，拉。我的意思是說：請輸送些空气！可是拉四次信号的意思剛好相反，那等于說：請慢一点搖。上面的人知道了，就搖得慢些。我糊涂了，又拉四次。上面的人就很慢很慢地搖。

我喘不过气来，倒在鉄錨上。眼睛里火星乱窜。覺得要吐，喉嚨也

阻塞了，眼睛直向上翻。我覺得它們象要掉出來了。有一個大紅圓圈在眼前浮動，以後有一個更大些的黃圓圈，一個非常大的藍圓圈，浮動了一會兒就破裂了，然後統統消散了。我模模糊糊記得我怎樣被人拉出來，在甲板上怎樣替我脫掉潛水衣。

在這以後的兩天，我還不能清醒過來。

當我恢復知覺的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背誦潛水信號表，大概一直到死也不會再忘記的了。

亞速紀念號

夏季潛水結束了。我第一次在秋天下降到沉沒的船上。

在喀琅施塔得港的海底，沉沒了一只舊巡洋艦亞速紀念號。潛水員們着手去打撈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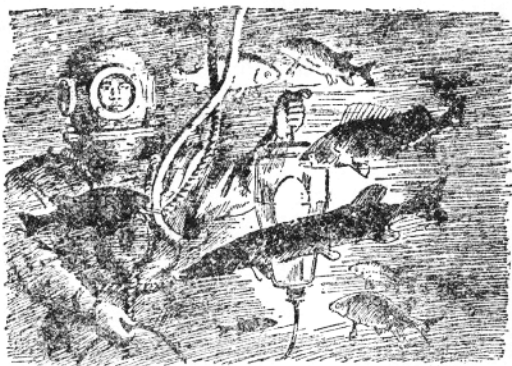
“今天我們要用填料去填補亞速號的漏洞。”潛水員契珂寧說。

可是巡洋艦船舷上的漏洞真不小，電車都走得過。所以它所要的填料體積也就不小，有大房子上的大門那樣大。

潛水員們把這種填料放在船的窟窿上，填塞得很緊，並且用鐵鏈把整個船舷緊緊地捆起來。這工作要趕緊做完，因為這時候波羅的海要起風暴了。所以潛水員們連夜里也工作。

夜里十二點鐘，我們這一班見習潛水員去上班了。我們要檢查填料填塞窟窿的情況，並且要測量填料和窟窿之間的空隙。

他們替我穿好潛水衣，我手里提着電燈，下到沉船的內部。我很小心地鑽進去，主要是要保护好電綫，我竭力不讓電綫鈎住東西或者套在



尖銳的东西上被割断。假使电灯熄灭了，我就不能从这漆黑的地方脱身出去了。

我經過船仓弯弯曲曲的铁隔板。用手碰碰，隔板上毛茸茸的長滿了青

苔。这里的一切东西都長滿了青苔——螺釘帽，管子，机器上的青銅把手上都有。

我走进靠船舷的船仓，填料就是从这儿开始填起的。因为要細看填料，我把拿电灯的手向前伸出去，忽然看見一条大魚。它停在电灯旁边，微微动它的鳍，昏昏沉沉地看着我，一点也不移动。

以前我没有看見过魚睡觉。我向它走近一些，看見电灯旁边还有一条魚，我剛才怎么沒有注意到它呢？我正在这样想，第三条魚就从旁边什么地方游来了，接着就是第四条……大大小小的魚从船的各个黑暗角落里向灯光游来，把嘴抵到我的电灯上。

梭魚、小鱸魚和桂魚从各方面包围着我。它們来得太多，使我看不清观察窗外的东西了。我把电灯晃了一下，有些魚向旁边移开了，有些魚只是懶洋洋地翻个身。

我走到补上填料的地方。用电灯照照。有些地方填得很牢固，也有些地方有空隙和缺陷。我用公尺量量。沒有簿子可以登記，只好記

在心里。我查遍周圍的填料，站在甲板上用电灯向旁边照照。在綠色的光綫里，有些棍狀和块形的东西悬空挂着。

我把电灯移近些。这些棍狀和块形的东西就搖起鱗来，轉轉眼睛凝視着。可是它們什么也看不見。原来是一群魚在睡覺！

我走回来，走得很慢，沒有一点声息，小心地拖着十六七公斤重的潜水鞋，只怕发出一点声音来。忽然我碰着了一样东西，我打了个哆嗦，回头一看，哪知是一条魚。它翻了一个斤斗，急忙从我身旁逃走了。这时我才想到：“我为什么要象小偷儿似地蹑手蹑脚！怕惊醒那些圓眼睛的主人嗎？”我就用整个鉛鞋底在甲板上轟隆轟隆地走了起来。走到我原来降落的地点，拉三下信号，开始上升了。

早晨，孩子們乘船去釣魚。他們恰恰拿了些軟体虫投到亞速紀念号沉沒的地方。他們当然不知道軟体虫应当投到哪儿，这地方的魚不多。可是我知道。

活 套

靠近諾沃罗西斯克的海里沉沒了一只船。船是旧的，所以潜水員們決定把船身拆散。至于机器，在可能範圍內要完整地撈出来。

我們开始用梯恩梯〔注〕炸船。梯恩梯这种炸药比硝化甘油炸药还强烈，在水里不会潮湿。看上去就象是絕不伤人的黄色肥皂裝在洋鉄盒里。

我們把甲板拆下来，吊到上面去。又着手拆船的內部。

〔注〕 梯恩梯，也称三硝基甲苯，是一种猛烈的炸药。

我被派去拆机器——一架辅助抽水机。我手里捧着洋铁盒装的炸药。

我从打捞船的舷梯下去，沉没到水里。我很小心地拿着盒子，好象这不是炸药，而是一些细瓷茶碗，只要稍为压一下，就会喀嚓一声压破的。其实，盛梯恩梯炸药的洋铁盒是可以随便压的，不过盒子里装有铜信管，信管里又装有容易爆发的雷汞。万一碰着了从信管通到船上的电线，那我就要同炸药一起化成粉末飞散了。实际上是很可能碰到的。因为除了炸药的导火线之外，我后面还有电话线、空气管和信号绳连到船上。我得照看这一切东西。

我很小心地落到沉船上。一点没看旁边乱窜的小鱼和水母。我一直在向上看，不让电线和空气管扰乱。

当我向脚下看时，看见我正悬在沉船的上面。我觉得这个没有甲板的船很奇怪。好象它的钢铁肚子挖掉了，肋骨也抽掉了，船里抛进了许多铁片，皱得象纸一样。

这一切都是几小盒梯恩梯造成的，也就是我手里拿的那种炸药。

我降到沉船的内部，很小心地鑽到机器间里，看见了辅助抽水机。这是一个小机器，用来吸水到锅炉里去的。

这个抽水机早已不使用了。细小的海藻侵蚀着它，也有些地方受到海贝和青苔的侵蚀。

我着手工作。在抽水机的固定装置里，放上几盒炸药。我向电话里说：“炸药放好了。”

上面的人回答：“好，上来吧。”

我上升，回到打捞船上，脱去铜盔，可是没有脱潜水衣：因为爆炸以